



陈刚 ◎ 主 编
刘芳 李文睿 ◎ 副主编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YINGYONGRENLEIXUE
ZUIXIN FAZHAN HE
ZAI ZHONGGUODE
SHIJIAN WENJI



民族出版社



陈刚 ◎ 主 编
刘芳 李文睿 ◎ 副主编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 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YINGYONGRENLEIXUE
ZUIXIN FAZHAN HE
ZAI ZHONGGUODE
SHIJIAN WENJI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陈刚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7

ISBN 978 - 7 - 105 - 12314 - 8

I . ①应… II . ①陈… III . ①应用人类学—中国—文集
IV . ①Q98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6278 号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主 编: 陈 刚

副 主 编: 刘 芳 李文睿

策划编辑: 张宏宏

责任编辑: 张宏宏

封面设计: 金 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64228001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91 千字

印 张: 21.625

定 价: 5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314 - 8/Q·14 (汉 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人类学的产生是应用的结果，应用人类学的产生是人类学在应用中不断积累与自觉实践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应用人类学既是人类学的应用功能的表达，也是人类学应用基因与禀赋的显现。因为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以及在整个发育时期都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有着渊源关系，并从多方面为其服务和效力。正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人类学学科体系形成的过程即是人类学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过程。当然，这也即是人类学应用的过程。

如果说早期的应用人类学主要是西方国家为其殖民统治服务或为其充当殖民统治工具，那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应用人类学则逐渐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走上了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道路。以应用为导向的人类学研究，开始关注西方社会内部的各种问题，如环境问题、都市问题、福利政策、少数民族和底层群体问题——包括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民族特性、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等。而人类学家也主动参与到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之中，并凭借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来帮助人们适应变迁，推动变迁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应用人类学更是不断利用文化人类学各分支学科知识为社会服务，研究的问题几乎覆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模式主要有通过不同场合的政策研究，利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的社会效益等，应用人类学的作用与影响愈加深化。

纵观西方应用人类学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从为殖民统治效力、为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服务到关注国计民生的发展历程，尽管应用人类学的“身世”和初期的名声颇受指责和争议，但是从学科根本意义上讲，对社会负有使命的应用人类学，最终通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付诸的实际行动，使其不仅为当代社会、为人类正义与文明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同时也为这一毁誉参半的学科挽回了声望并重新赢得荣誉。

在我国，应用人类学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学者提倡，并在 40 年代有了初步发展。这一时期，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几乎集中在西南地区，其典型代表就是“边政学”的研究。当时边政学的研究，没有限于狭义的政治领域，它广泛涉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和稳定等诸多社会方面。可以说，边政学研究是中国学者首次将人类学应用到国家政治建设中的尝试，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开发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政治面貌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类学也相应地有了很大转变，在实践应用方面，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我国的人类学家及人类学工作者，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参与民族识别工作，50 年代中期又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他们的这些实践应用活动，为政府制定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类学学科的恢复与研究的开展，围绕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题，应用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也开始向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应用研究课题倾斜，并扩展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与其原有基础之间的关系，商品经济发展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教育事业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

系，以及一些现行制度运行与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等更大的范畴。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应用人类学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对应用人类学提出了挑战，而且也为应用人类学提供了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现阶段，我国应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变得更加广泛和开放，与国际层面应用人类学研究主题——战争与和平，气候变化，自然、工业和发展引发的灾害与恢复，人权，健康差距，种族平等一系列问题相比，我国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更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如社区发展、城市化与社会问题、健康与医药、资源与环境、人口与人口流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性别研究、流行文化与消费等。这些问题，涉及工业、农业、林业、环境、妇女、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诸多行业。可以说，中国的应用人类学已进入了被社会全面呼唤的时代。

今天的应用人类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尽管研究和侧重的问题有所不同，但它的方向和潮流都是在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手段、新的研究模式、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内容、新的研究目标，关注着不断发生变化的各自社会和周边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并以新的思维和认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研究，提出对策，介入并影响国家有关政策的制定。

然而，无论从人才、队伍，还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与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相比，与国家、社会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相比，我国的应用人类学研究还没有真正担当起学科载负的使命和责任，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利用人类学特色和优势在更广泛的层面进行调查研究、评估咨询、政策分析、权利维护、社区干预以及介入和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职能与作用。对照国外研究的水平，我们有很大的差距；对照现实社会的需求，我们犹显滞后。作为中国人类学界的每一位学

者，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一独特知识体系，更好地为国家和整个社会服务。

2010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和云南财经大学联合主办，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承办，在昆明召开了“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学术研讨会。作为国内首次举办的应用人类学专题研讨会，它既是一次学术的讨论与交流，同时也是对中国应用人类学研究与实践的一次促进和推动。如果从更长的时段来看，我更愿意将之视为中国应用人类学今后有可能更广泛地参与和服务社会的先声。

本书即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论文集的作者多是在国内有着长期和丰富应用人类学实践经验的知名学者，其中收录了他们关于“国内外应用人类学研究发展历程与趋势”、“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的经验与实践”、“我国当前应用人类学的学科主体性”、“在中国应用实践状况”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许多论述既有理论性也涉及实践案例，对应用人类学的认识和讨论颇多洞见。

我们期待并相信这本论文集能成为中国应用人类学在体现学科特色、发挥学科优势、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应有之力的前进路途中一个重要足迹，以至于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回首时仍会感到喜悦。

正因如此，应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之邀为文集作序，明知殊不堪任，却深以为荣。

刘世哲

2012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 应用人类学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陈志明 /1
- 关于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何星亮 /8
- 国外应用人类学的两种研究策略 石奕龙 /18
- 应用人类学与社会评估 周大鸣 /26
- 应用人类学：理解与实践 周建新 /33
- 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陈 刚 /44
- 在丽江进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实践和面临的挑战
——应用人类学的社区实践 杨福泉 /71
-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本体论”思考 和少英 /87
- 伊斯兰教本土化研究的意义
——以人类学的视角 丁 宏 /107
- 应用人类学视角下的乡村发展课题
——对宁夏南部地区乡村经验的思考 孙振玉 /118
- 国家权力主导下的泸沽湖旅游与生态环境保护 李文睿 /122
- 我思故物在
——作为殖民遗产的滇越铁路 彭兆荣 /146

边疆民族发展与中国后现代转型 张海洋 /161

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的风险与契机

——应用人类学视角的侗族斗牛仪式与

地方性价值意义的重塑 赵旭东 周恩宇 /170

重新认识文化生态观

——以喀斯特石漠化荒山的

生态恢复为例 罗康隆 田红 /193

话语权的服饰表达

——川南叙永“Hmong”人服饰艺术中的隐喻 刘芳 /208

从瘴疔、鸦片、海洛因到艾滋病

——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

与边疆社会 沈海梅 /217

泥石流灾害与村民搬迁

——以云南核桃坪村为个案 李永祥 /238

佤族“阿佤理”文本释读 郭锐 /249

应用人类学背景下的商业人类学的兴起与初步发展 雷小卉 /262

生理排异与文化排异

——肝脏移植病人的身体体验 余成普 /285

证与症：食品安全中的科学与文化

——以美国“中国餐馆综合证”为例 邵京 /310

加快体制转变、推进政策执行，促进西部地区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张宏宏 /327

人类学视野下的企业态度研究 王积超 /333

应用人类学在中国和 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陈志明

一、定义与历史

应用人类学，顾名思义是指有应用性的人类学。不过，清楚定义应用人类学并没有那么简单。每个学科都有其应用的方面，也有理论性分析的一面。现今的人类学包涵很广，如讨论发展课题的人类学研究（如全球化对农民的影响等）、医疗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却明显与应用人类学相关。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应用人类学不难理解，正如自然科学那样，人类学早就被一些政府和相关机构认为是有应用价值而可拨款支持的学科。如早期作为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就被殖民地政府所支持。20 世纪 50 年代，人类学在中国受到批评，正是主要基于这种历史上的意识形态的理解。当然，不能那样将整个人类学学科打成支持殖民主义或支持某个政府或集团的学科。人类学这个学科并非为殖民政府或某个现今政府而设，而是有些人类学者替政府做事或接受政府机构赞助的研究基金而已。不应因某些人类学家接受政府的资助而批评人类学学科。其实，人类学一开始就注意到道德的问题。人类学深入研究一个地方或社群的文化与行为，很早就意识到不可以伤害到所研究的民族，现今的人

类学者大都采用美国人类学学会自 1998 年所立的道德准则 (AAA Code of Ethics)。人类学者必须自己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参与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咨询工作或研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利用所研究的知识刻意伤害被研究群体的利益。当然,人类学家也应尽量参与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各种发展项目。

最早发展出来的应用人类学是发展人类学,研究原住民和少数民族的脱贫问题。一般人类学导读的课本最常介绍的应用人类学是发展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医疗人类学 (medical of anthropology) 和教育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但现今的应用人类学已经包罗万象,研究范围还包括了老年人研究、妇女与发展、环保等。^①其中灾难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 可以说是比较新的学科发展。^②这些所谓老龄化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aging)、农业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agriculture)、营养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nutrition)、教育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灾难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 等,其实并不是独立的人类学学科,而是强调不同范围的应用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之所以是人类学,是因为这些研究都具有人类学的特征,即长期的定性研究和民族志的分析。此外,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人类学还注重对原住民和少数民族的研究,尽管现今的人类学也研究都市社会和自己的民族与社会。因此对原住民和边缘化民族的脱贫与教育问题的研究总是还很需要人类学学者。由于人类学强调分析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社会科学的应用方面,人类学就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例如通过人类学的长期田野研究,人类学学者可以分析一个贫困社群的居住或耕种方式

① Satish Kedia and John van Willigen: *Applied Anthropology: Context for Domains of Application*. In *Applied Anthropology: Domains of Applic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5.

② Hoffman, Susanna M. and Anthony Oliver-Smith, eds.: *Catastrophe &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 Sante Fe: School of American Press, 2002.

与容易导致灾难的弱点，而这种“弱点”模型的分析正是灾难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式。^①

二、应用人类学在中国

现代人类学自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发展以来，走过了坎坷的道路，至今仍未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而很多人也不很清楚人类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推动应用人类学会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人类学的认识以及使政府更明白人类学对社会与国家的贡献。例如现今很多地方的地方政府都很重视旅游业的发展，人类学通过旅游与地方发展的研究与参与，可以使政府注意到人类学的重要，况且旅游人类学也是现今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与教学领域，现在的学生也很重视与当今社会与全球化发展相关的课题，如旅游与文化，饮食、文化与健康，人类学与地方发展等课程，而通过这些课题接触文化人类学会让人们更容易明白人类学这个学科。其实，中国国内多位人类学学者都意识到应用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意义，并介绍了应用人类学，如谢剑的《应用人类学》^②、石奕龙的《应用人类学》^③、陈庆德的《发展人类学引论》^④、陈刚的《应用人类学》^⑤等。其他如景军、邵京、翁乃群和刘绍华对毒品的滥用和艾滋病的蔓延的研究，对中国应用人类学的推动很有帮助。其实，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与参与，是人类学

① Oliver - Smith, Anthony: Anthropolog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saster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zards and Disasters*, eds., Eric C. Jones and Arthur D. Murphy, 2009, PP. 11 ~ 28.

② 谢剑：《应用人类学》，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9。

③ 石奕龙：《应用人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④ 陈庆德：《发展人类学引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⑤ 陈刚：《应用人类学》，见招子明、陈刚主编：《人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学者可发挥之处。^①

笔者认为，在中国可以推广以下七项重要的应用人类学项目。

（一）人类学与发展

在此方面，脱贫是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在主体民族社区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课题很广，所以发展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的范围很广，可以包括一些其他应用人类学的课题，如农业人类学、生态与原住民的发展、教育人类学等。关于人类学、发展与现代化的应用人类学讨论，可参阅 Gardner and Lewis 的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Post – modern Challenge*^②。

（二）教育人类学

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很复杂，需要配合人类学的定性研究寻找问题的所在与解决方法。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边缘地带的问题，也关联民族关系和权利问题。Hansen 的研究比较了云南纳西族和傣族的教育成就，分析了为何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之下，傣族的教育成就并不如纳西族理想。^③ 中国有这么多的民族，其地方特色鲜明，是研究教育人类学很好的实验室。^④

① Kaufman Joan, and Jing Jun: *China and Aids: The Time to Act is Now*. Science 296 (June 28), 2002, PP.2339 ~ 2340; Shao, Jing: *Fluid Labor and Blood Money: The Economy of HIV/AIDS in Rural Central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21 (4), 2006, PP.535 ~ 569; Weng, Naiqun: Flows of Heroin, People, Capital, Imagination, and the Spread of HIV in Southwest China. In *Translocal China: Linkages, Identities, and the Reimagining of Space*, eds., Tim Oakes and Louisa Schein.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P.193 ~ 212; Liu, Shao-hua: Anthropological Ethics in the Shadows: Researching Drug Use and AIDS Interventions in Southwest China. *Asian Anthropology*, 2010, 9: 77 ~ 94.

② Gardner, Katy and David Lewis: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Post – modern Challenge*. London: Pluto Press, 1996.

③ Hansen, Mette Halskov: *Lessons in Being Chinese: Minority Educ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in Southwest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参见满珂：《宗教、世俗与性别关系：中国甘肃省东乡族的民族志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三）医疗人类学

很明显，无论是艾滋病、毒品的问题，还是老年人的照顾、饮食与健康等问题，都是医疗人类学可涉及的课题。其中有些又与民族相关，更需要人类学的参与。

（四）人类学与环境

在中国，这方面的人类学研究很值得推动，对人类学的发展与环保会有重要的贡献。如地方政府的政策和商业化行为会对草原的生态和民族生活有很多影响^①，好的民族志研究可帮助我们理解各方面的利害关系与解决方法。即使是关于人们对塑料袋的使用和看法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其他如政府的退耕还林政策及地方人民的态度，都是人类学与环境研究的相关课题。

（五）文化遗产与保护

人类学与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息息相关。中国政府很重视文化遗产（包括非遗）的调查和申报，一些学者也参与政府的文化遗产调查项目。在教学、研究和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中国的人类学学者可在多方面参与进去并作出贡献。

（六）灾难研究

四川和青海的地震所带来的后果，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对易于受灾难影响的研究的重要性。而人类学对救灾过程和灾难之后的重建都可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① 周涛：《牦牛、环境与社会变迁：西藏林芝县秀巴村的个案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七）人类学与人权

在这方面，人类学所关注的并不只是民生和民主的问题，也包括人们对在一个地方生长应有的权利，如男女有受同等教育的权利以及城市移民的儿女有受同等教育的权利。^①研究不仅注意学术界所认识的人权，而且也需要注意人民的意识。例如 Lefebvre 所说的“right to the city”（在城市的权利），可让我们分析城镇与文化以及市民对城市建设的话语权。^②

三、结 论

人类学学者在自己的国家做研究，总会思考如何从自己的研究中去了解社会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如何用所学到的人类学知识为解决社会问题或提升一个地方和民族的发展提供建议。因此，人类学的应用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家做研究的人类学学者所关注的，尽管他们不一定专门从事应用人类学这个亚学科。费孝通于 1939 年出版的《江村经济》（原文英文版），不仅研究农村的生活，而且还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去寻找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生活问题的最佳办法。在这部书的最后一章，他写道：“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可以说这个研究启发了他在改革开放之后致力于推动小城镇的发展。此外，费孝通于 1980 年在美国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授予的马凌诺斯基奖的大会上提到“迈向人民的人类学”。^③ 我们姑且不论当

① Postiglione, Gerald A., ed.: *China's National Minority Education: Culture, Schooling and Development*. NY: Falmer Press, 1999.

② Lefebvre, Henri: *Writings on Cities*.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trans and ed. Oxford: Blackwell, 1996.

③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选集》，305～318 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Fei, Hsiao Tung: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1, PP.1～19。

时的国情对他有什么影响，但应用人类学作为研究和参与地方的发展，的确是一个可以“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在这一研究中他提到，“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包含了应用人类学通过实地调查促进人们对人类社会、民族文化与生活以及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从服务对象来讲，人类学学者是为人民以及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为某一集团甚至政府服务。人类学学者参与政府的项目，也是为了促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沟通以及协助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使人类学学者有机会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人类学家有责任揭发人民所遭受的非正义对待与压迫。^①这应该也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在一个地方做田野研究是不适合同时担任辩护者的身份的，因为这会影响他做研究的身份和不参与研究社区的内部派系。但在不同时间做研究的时候，人类学者可以通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方式积极参与促进脱贫、环保、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正义等的辩护活动。

总而言之，无论是研究、教学还是社会参与，在现今的中国，就如欧美和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应用人类学是推动人类学发展的前沿性亚学科，它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以及人民和政府对这个学科的进一步认识和认可。但应用人类学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其发展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息息相关，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还需要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整体发展。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① Tan, Chee - Beng: Anthropology and Indigenization in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 In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s., Shinji Yamashita, Joseph Bosco, and J.S.Eades.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4, PP.307 ~ 334.

关于我国应用人类学 研究的若干问题

何星亮

西方应用人类学自 20 世纪初形成以来，经历了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从研究目的来看，经历了从为殖民统治效力到为国家服务的转变；从研究内容来看，从较单纯的应用实践研究发展到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研究；从研究模式来看，从行政管理模式转向辩护—行动模式，再转变为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研究者的职业道德来看，从价值中立转向价值中立与价值介入并存的阶段。^① 本文主要从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研究模式、研究类型、信度和效度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研究范围和对象

从国外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它的涉及面极广。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能源开发、农业、农村发展、都市发展、人口控制、教育、少数民族、水资源和野生动物的管理与保护等问题，都属于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应用人类学家都可以进行研究并发挥

^① 参见董建辉、石奕龙：《西方应用人类学百年发展回顾》，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5）。